



当代外国人文学术译丛

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British Women Novelists
from Brontë to Lessing*

她们自己的文学

英国女小说家：
从勃朗特到莱辛

Elaine Showalter

[美] 伊莱恩·肖瓦尔特 著 韩敏中 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当代外国人文学术译丛

*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British Women Novelists
from Brontë to Lessing*

她们自己的文学

英国女小说家：
从勃朗特到莱辛

[美] 伊莱恩·肖瓦尔特 著 韩敏中 译

Elaine Showalter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她们自己的文学：英国女小说家：从勃朗特到莱辛/
(美) 肖瓦尔特著；韩敏中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12

ISBN 978 - 7 - 308 - 09465 - 8

I. ①她… II. ①肖… ②韩… III. ①妇女文学 - 小说研究 - 英国 - 现代 IV. ①I561.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65643 号

她们自己的文学：英国女小说家：从勃朗特到莱辛
(美) 肖瓦尔特 著 韩敏中 译

策 划 丁幸娜
责任编辑 王志毅
文字编辑 朱 岳
装帧设计 王小阳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北京京鲁创业科贸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40mm × 960mm 1/16
印 张 24.5
字 数 370 千
版 印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308 - 09465 - 8
定 价 5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她们自己的文学

英国女小说家：
从勃朗特到莱辛

985工程三期跨文化研究“翻译馆”项目

当代外国人文学术译丛

主 编：

庞学铨 范捷平

学术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博森（浙江大学外语学院）

刘北成（清华大学历史系）

吴 笛（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沈 坚（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应 奇（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

陆建德（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研究所）

顾曰国（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高 奋（浙江大学外语学院）

黄厚明（浙江大学人文学院艺术系）

韩水法（北京大学哲学系）

缪 哲（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

Offried Höffe（德国图宾根大学）

编辑部：

庞学铨 范捷平、瞿海东

王志毅 郭国良 李张林



磨真馆 出品

总 序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人文科学领域的研究人员与一些出版社通力合作，对当代外国人文学科的发展给予了较多关注，以单本或丛书或原版影印等多种形式，引进、译介了不少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内容涉及文学、历史、哲学、语言学、艺术学、宗教学、人类学等各个学科，对促进国内学界和大众解放思想、观念转变、学术繁荣起了不言而喻的巨大作用。以当代外国语言学为例，其理论发展迅速，新的理论和研究范式不断涌现，目前国内在引进原版著作方面做得较好，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等先后引进了一批重要的语言学著作。相对于原版引进，译介虽有些滞后，但也翻译出版了不少重要的语言学著作，其中包括一些有广泛影响的当代语言学著作。如，20 世纪 80 年代初，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一批经典语言学著作，90 年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当代语言学理论丛书”，近年来，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西方最新语言学理论译介”丛书，复旦大学出版社的“西方语言学经典教材”丛书，商务印书馆的“语言规划经典译丛”，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博雅语言学译丛”，浙江大学出版社的“语言与认知译丛”，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的“外国语言学名著译丛”、“应用语言学研究译丛”等，都是这方面的成果，总的来看，这些丛书的组织出版大多起步不久，所出书籍种类也相对较少，仍有大量重要的当译之作需要逐步译介。其他当代人文学科的引进、译介情况也大体如此；而有些学科或某一领域，国内学界翻译、研究的注意力和兴趣点，主要集中于该学科该领域的少数几位理论活动在 20 世纪中期以前的著名思想家、理论家，在极大推进对这些伟大思想家的译介、研究的同

时，也有意无意地使当代一些开始产生广泛影响的思想家离开了关注的视野。事实上，20 世纪中后期特别是 60 年代、70 年代以来的几十年间，当代外国人文科学各学科领域的研究都极大地向前推进和深入了，产生了许多重要的新理论、新思想，出现了不少有国际影响的著名学者。对这些学者及其著作和思想，除了极少数人以外，我国人文科学界关注不多，翻译很少，研究几乎还是空白。选择若干位目前在国际上已经产生重要影响的当代人文学科各领域的思想家、理论家，翻译他们的代表著作，以期引起国内学界的重视，进一步拓宽国内人文学科的研究视野，对于推动我们对外国人文科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促进跨文化研究的有效开展，提升年轻人文学者的翻译和研究水平，应该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在西方文化传统中，人文学科的概念和范围经历了长期的变化。早期古代希腊时期，人和自然是一个整体，科学也没有分化而是真正意义上的综合。亚里士多德区分了理论、实践和创制三种科学，提出三者之间的一些差异，但并没有明确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区分开来。后来所谓的“人文学”（Humanitas）概念，据说最早是由古罗马的西塞罗在《论演讲家》中提出来的，作为培养雄辩家的教育内容，成为古典教育的基本纲领，并由圣奥古斯丁用在基督教教育课程中，于是，人文学科被作为中世纪学院或研究院设置的学科之一。中世纪后期，一些学者开始脱离神学传统，反对经院哲学，从古希腊、古罗马的古典文化遗产中研究、发掘出一种在他们看来是与传统神学相对立的非神学的世俗文化，并冠以 Humanitas（人文学）的称呼。大约到 16 世纪，“人文学”一词有了更广泛的含义，指的是一种针对上帝至上的宗教观念、主张人的存在与人的价值具有首要意义、重视人的自由本性和人对自然界具有优先地位的文化观念和文化现象，从事人文学研究的学者于是被称为人文主义者。直到 19 世纪，西方学者才用“人文主义”一词来概括这一文化观念和文化现象，形成了我们通常所谓的人文主义思潮。近代实验科学的发展也导致和促进了学科的分化与形成，此后，人文学科逐渐明确了自己特殊的研究对象，成为独立的知识领域，有了自己特殊的研究对象。但这样的研究对象，其分界也只是相对清晰和明确。美国国会关于为人文

学科设立国家资助基金的法案规定：“人文学科包括如下研究范畴：现代与古典语言、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哲学、考古学、法学、艺术史、艺术批评、艺术理论、艺术实践以及具有人文主义内容和运用人文主义方法的其他社会科学。”^① 欧盟一些主要研究资助机构对人文科学的范畴划分略有不同。欧洲科学基金会认为人文科学包括：人类学、考古学、艺术和艺术史、历史、科学哲学史、语言学、文学、东方与非洲研究、教育、传媒研究、音乐、哲学、心理学、宗教与神学；欧洲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则将艺术、历史、文学、语言学、哲学、宗教、人类学、当代史、传媒研究、心理学等归入人文科学范畴。按照我国现行高等教育的学科划分，人文科学主要包括文学、历史、哲学、语言学、艺术学、宗教学、人类学等，社会学则在哲学与法学间作两可选择。当代人文科学的研究与发展，已出现了各学科之间彼此交叉、相互渗透的趋势，意识与认知科学、文化学等便是这一趋势的产物。

按照上述对人文学科基本范畴的理解，考虑到目前国内对当代外国宗教学著作已有大量译介等原因，本译丛选译的著作，从所涉学科上说，主要是语言学（以英语、德语著作为主）、文学、哲学、史学和艺术学（含艺术史）等，同时收入一些属于人文科学又跨越具体人文学科的著作；从时间跨度上，主要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版的著作，个别在此前出版、后来修订并产生重要影响的著作，也在选译之列。原则上，一位作者选译一本著作，个别有特别影响的可以例外；选译的全部著作，就我们的初衷而言，都应是该学科领域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著作，而非通常意义上的畅销书，当然，能兼顾学术性与通俗性，更是我们所希望的。

本译丛将开放式陆续出版。希望它的出版，对读者了解国外人文学科的发展现状与趋势、关注人文精神培育与养成、倡导学术阅读与开放意识、启发从多重视角审视古今与现实、激起追问理论与现实问题的激情，获得领悟真善美的享受，能有所助益。

①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6卷，第760页，“人文学科”条目，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由于我们的视野和知识所限，特别是对所选译的著作是否符合设计本译丛的初衷，总是心存忐忑，内容表达不甚准确、翻译措词存在错讹也一定在所难免，因此，更希望它的出版，能得到学界专家同仁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教，成为人文学科译介、研究园地中一棵有生命力的小树，在大家的关心与呵护下茁壮成长。

庞学铨

2011年6月 于西子湖畔浙大



作者与译者合影

中文版序言

自从上世纪 70 年代初我着手写作《她们自己的文学》以来，对妇女写作与女性文学史的研究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所有这些变化——尤其是对女性文学的关注，在计算机处理、编目分类和文学研究方面的巨大发展，以及文学学术的全球化——都影响着我的记忆：虽然从历史的角度看，我初为女性主义批评者的时代过去不算很久，但是那个时代已经显得越来越奇异，遥远和陌生。

首先，做妇女作家的研究，即便是研究那些受到好评的维多利亚小说家，也被视为有点女子气，不是文学学者所应从事的严肃工作。同时，许多 19 世纪英国女作家的作品在那个时期很难获得。一些重要的收藏散见于美国各地，如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伊利诺伊大学、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要得到这些藏品，并花足够的时间去探索，那是花销非常昂贵的事。除了勃朗特姐妹和乔治·爱略特，其他人鲜有平装本作品，于是我开始在旧书店、教堂和慈善义卖会以及拍卖品目录册等处搜寻女人写的小说。那时几乎没有女性小说的可靠版本，只有极少量维多利亚女作家的传记，和屈指可数的那么几部女作家的书信集。那时也根本没有专门研究妇女或她们的文学的学术期刊，在专业的文学期刊上几乎看不到对她们作品的批评。我既然试图确定一种女性文学传统的范围并勾勒出其样貌，就需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多多阅读女小说家，多多阅读其小说作品。

1973 年到 1974 年，我花了一年时间在伦敦为我的书做研究，不

仅阅读小说本身，还读了大量的杂志、日记、手稿、私人存档，以及有关诸如争取妇女选举权人士等妇女团体的社会文献。当然，在没有计算机、数字化和因特网的时代，学者必须四处旅行，搜寻直至找到原始资料，还需花费很长时间对材料进行条分缕析，并做大量的笔记。我在大英图书馆那间著名的圆形阅览室里做研究工作，在过去的日子里，从卡尔·马克思到弗吉尼亚·伍尔夫等几代伟大的学者和作家都曾在那里从事研究。我在伦敦图书馆做研究，那是托马斯·卡莱尔在1841年创建的一所极佳的私人图书馆，使用过的人中就有狄更斯和萨克雷。

文学学者通常都会奔这些规范的图书馆而去，但我还在妇女收藏资料馆里度过许多时光。坐落在维多利亚车站附近一所老宅里的福西特图书馆那时仍然是福西特学会选举权人士会社——20世纪初参加争取选举权运动的妇女——的总部所在地。她们每月碰头一次，听一个讲座，并计划要搞的活动，例如每年向她们的创始人米莉森特·加勒特·福西特的塑像献上一个花圈。福西特图书馆堪称是一大堆杂乱无章、不分编目却又令人惊叹称奇的文献和书籍，它们拥塞在一间间小房间的架子上或零散地摆放着；然而那里也是年轻女性主义史学学者和文学学者的非正式俱乐部。你只要在来访者登记册上签上名字，就必定会在用茶和点心的时候遇到一些别的研究者，大家交换信息，互通有无。在伦敦的另一头，在肯辛顿宫的地下室里则收藏着一次大战前参加绝食抗议并被捕入狱的选举权女斗士的有关文件和各种有历史纪念价值的物品；我在那里也度过许多时日，阅读她们的日记、信件、故事和小说。

1974年的冬季，英国各地都有产业工人罢工，全国性的停电事故频频发生，这就使得上世纪70年代初期的伦敦更平添了一层维多利亚时代的气氛。一个星期中总有好几次，我们会凑在烛光下读书，没有暖气。英国人管那个时期叫“不满的冬季”，但我正有滋有味地奔跑于英国各家地方图书馆之间，四下追寻着那些被遗忘的女小说家的书信和日记等，成为某作家逝世以来打开一盒信件或读到从未有人触碰过的日记的第一人，我乐在其中。

“萨拉·格兰德”（“Sarah Grand”）就是这些作家中的一个。她

的私人文件由她一位忠实的陪伴者遗赠给了巴思市立图书馆，自此从未被打开过。在20世纪70年代我重新发现格兰德的时候，她已完全湮没无闻，可现在她被视为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重要女权主义理论家和有创新精神的小说家。中国读者可能有兴趣了解，她嫁给了一位军医，1871—1878年间跟随他四处旅行，曾在锡兰、新加坡、日本和中国等地生活过。在她的第一部小说《艾迪阿拉》（*Ideal*，1888年）中，那位有自传色彩的女主人公在伦敦的一次茶话会上告诉英国女人说，她去过远东。“‘哦，很怪异吧，中国的生活？’有人问道。‘看起来是不一样，’她说，‘但感觉和我们的生活很像。’”

如今大英图书馆已经搬出大英博物馆，在圣潘克拉斯国际终点站附近拥有了自己具有最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大楼，而那间老阅览室里的图书和目录早已撤走，再次成为一个展览空间。伦敦图书馆则彻底翻新并扩大了。甚至争取选举权团体的文献资料、刊物和书信等也被堂堂正正地收藏在伦敦东面一座崭新的楼里。所有这些图书馆都已经数字化，在网上即可调阅使用。21世纪的学生不再需要为阅读维多利亚女作家的作品而跑到剑桥、洛杉矶或伦敦去；他们很容易得到多得数不清的版本和在线文本，而后者只要有计算机的地方都可以读到。在有限的时空中为特定的读者所写的书现在很轻易地就能在世界各地读到。

在写作《她们自己的文学》时，我用一个美国人的眼光在审视一个并非属于我自己的英国文学传统，然而我渐渐感到我对这些女作家的亲近感更胜于自己的姐妹。我努力地找出女性进入文学市场、改变市场并被市场所改变的过程；尽管我密切关注的是150年间英国的一群作家，然而上述过程似乎已为许多地方（我不曾造访过的地方）的女性作品评论者和读者所熟悉。这部书由聪慧、细致、热忱的韩敏中教授译成中文，我感到很幸运，并很感谢丁幸娜女士决定让中文读者能读到这部书。我希望中国读者和学者也能从这一文学中认出自己的面孔和故事，虽然这并非他们自己的文学，但它是不会让人有陌生感的。

伊莱恩·肖瓦尔特
2011年9月

序言 这二十年：重返《她们自己的文学》

1965 年，在我为论维多利亚女作家的博士论文开始作研究的时候，还不存在女性主义批评。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的信件和日记还分散在各处，没有发表。学者们仍然用“太太”（“Mrs.”）称呼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仍称弗朗西丝·伯尼（Frances Burney）为“范妮”（“Fanny”）。没有人编辑妇女研究学刊或编制妇女作品目录。在我就读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校区，“理论”在明媚的大地上甚至还没投下影子；新批评，F.R. 利维斯（F.R. Leavis），诺思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以及含混七型（seven ambiguities）标志着我批评能力的边界。我选择这个论文题目部分出于对我大学就读的布琳·摩尔（Bryn Mawr）学院挥之不去的愤怒：那里要求英文本科生读所有末流的浪漫时期男诗人和伊丽莎白时期的男剧作家，却几乎不读女作家；选题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对维多利亚女作家情有独钟。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女性在学术界就业的机会似乎极为有限，这反而让我有了一种看似自相矛盾的获释感，觉得我可以去写自己喜欢的书，而不是去论那些最有可能让我得到工作的书。在戴维斯校区，我的论文指导老师格温德琳·尼达姆（Gwendolyn Needham）对我的设想有同感，在学术上对我要求苛严，但我的论文《双重标准：1845—1880 年间维多利亚期刊上的女作家批评》成了一个混合体，是用过时的捉襟见肘的批评语汇评论女作家的一次尝试。这篇论

文的大部分是从1966年起我作为教员妻子在普林斯顿大学逗留期间完成的。普林斯顿不聘用女性，但那里维多利亚小说藏书极为丰富，所有的维多利亚杂志仍可开架阅读，尽管那时《韦尔斯利维多利亚期刊索引》（*Wellesley Index to Victorian Periodicals*）只出了第一卷，但是它帮助我确认了匿名评论人的身份。

到1970年我获得博士学位时，美国的气氛已发生了变化，我也成了妇女解放运动的积极分子。1968年夏天我在巴黎度过，住在由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学生和教师共同租用的一所房子里。那时正值引发政治转变的五月事变之后，我参与了在现代语文学会（MLA）的反战抗议活动。我已开始为《激进女性主义》（*Radical Feminism*）撰稿，并在编辑一部名为《女性的解放与文学》（*Women's Liberation and Literature*）的选集。女性主义使我工作中的问题和我的生活呈现出新的意义，于是我开始构想比学位论文大胆得多的批评项目，想像着一种能为女性写作史作出贡献的文学批评，如同诺思罗普·弗莱为加拿大文学所做的，或甚至像佩瑞·米勒（Perry Miller）和F.O.马西森（F.O. Matthiessen）为美国文学所做的一样。

道格拉斯学院（Douglas College）是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的女子学院，我在那里从兼职教师晋升为助理教授，并开始讲授女作家课程。在罗格斯大学理查德·波里尔（Richard Poirier）和弗雷德里克·梅因（Frederick Main）的支持下，我得到了英文系的研究基金，去英国作一年研究，以博士论文为基础写一部书，将叙述的下线拉到我写作的时段。在英国，我回旋于一个个寒气逼人的市立图书馆，寻找女作家的馆藏档案；我频频得到报偿，成为第一个读到某份令人心痛的日记或打开一盒信件的学者。我用姓名首字母默念着维多利亚女作家，CB，GE，EG，EBB等，她们成了我最亲密的同伴，对于我来说她们比我的亲姐妹还真实。在伦敦博物馆的妇女社会政治联盟（W.S.P.U.）收藏及福西特图书馆（Fawcett Library）的妇女运动收藏中，我发现了“藏书世界中的处女地，供学者探索的新

天地”^①。

我给自己布置的任务是填补奥斯丁与莱辛之间的空白，我要阅读能找到的英国女性写的所有小说，并尽力去理解她们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如果说有女性文学传统存在的话，我确信它产生于模仿、文学程式、文学市场和批评接受，而非来自女性在生物学或心理学意义上的联系。我这个理论架构来自于文学的社会学和人种志。我考察了一些文学亚文化群，如非裔美国人、加拿大人及英印人的书写作品；我尝试着把女性写作界定为一种亚文化的产物，它在与占优势的主流文化的关系中演变。我论述说，女性小说的演进“朝着无所不包的女性写实主义（female realism）方向走去，那是对家庭和社群中的妇女日常生活及价值观所做的广阔而有社会见地的探索”^②。但是成熟的女性文学就不再是亚文化的组成部分，而是能进入“不带性别痕迹地参与文学主流”^③的状态。在论证被当作终极目标的“自己的一间屋”即葬身之地时，我等于在“女性写作”（*écriture féminine*）这个术语出现之前就采取了反对“女性写作”理论的姿态。“假如自己的一间屋成为目的”，我在结语中说，“女性就此退出政治世界，与‘男性的’权力、逻辑和暴力脱钩，那么这屋子就是一座坟墓，就像克拉丽莎·戴洛维的顶层卧室。然而，如果与女性传统和女性文化的联系成为一个中心点，如果女性从她们的独立性中汲取力量，在世界上发挥

① 伊莱恩·肖瓦尔特和琼·莱斯珀朗斯，《伦敦笔记》（Elaine Showalter and Jean L'Esperance, “Notes from London”），载《妇女研究》（*Women's Studies*）第1卷第2期（1973年）：第225页。

* 这段中提到的作家首字母组合应分别指夏洛特·勃朗特，乔治·爱略特，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和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

第xii页第2—3行提到的《韦尔斯利维多利亚期刊索引》（共五卷）由沃尔特·霍顿（Walter Houghton）主编、多伦多大学出版社出版；主要解决了作者索引的问题。维多利亚时期刊业的高度发达和匿名评论制度或用笔名发表的习惯使确认作者身份变得极为重要。该索引全面搜索了1824—1900年间出版的45种主要期刊，鉴定了每篇文章的作者身份，并有撰稿人目录和笔名索引等，是研究维多利亚文学、文化、历史、社会、政治、思想等必不可少的大型参考书。现在已经可以通过数据库在网上查询使用。——译者注

② 伊莱恩·肖瓦尔特，《她们自己的文学》，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7年，第29页。

③ 《她们自己的文学》，第36页。（* 亦见第323页。——译者注）

作用”，那么女性文学就可以采取任何形式，谈论任何题目。^④

我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我不知该如何解决的问题，但我感到自己的书一定会有读者。我读到了作家们的希望，她们愿自己全部的奋斗和失败能使后来者的境遇有所不同，这一点也让我坚持写下去。她们给了我底气，让我相信即便自己不是诺思罗普·弗莱（Frye）的妹妹——不是那种能把什么问题都搞得一清二楚的女性主义大批评家——但只要我保持信念，相信在我之后的批评家一定会懂得更多、做得更好，从而得到勇气如实写出自己的想法，并愿意说出自己的奋斗和差错，那就足够了。

我把手稿交给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他们作了一些重大删节后接受了——弗吉尼亚·伍尔夫那一章有一半一命呜呼。出版社的“标题审查委员会”把我写作时使用的标题“英国小说中的女性文学传统”改为《她们自己的文学》；这一提法出自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我在书的第一页第三句中引用了他的话：“假如妇女住在和男人很不同的国度，从来没有读过男人写的任何作品，那么她们将会拥有自己的文学。”^⑤

我喜欢这个标题，因为摘引自穆勒《论女性的从属地位》中的这句话本来就是我的出发点：它提出了有关国民性、亚文化、文学影响和文学自主等等我试图进行理论阐述的问题。再者，使用“她们的”一词，而非“我们的”，也凸显了作为美国人的我同我所讨论的英国女性之间的文化距离。“她们自己的”或“我们自己的”这一短语在最近20年的女性主义学术书籍和通俗读物的标题中确实颇为风行，然而几乎所有评论过这本书的人都无视我对穆勒的引用。他们阐释说，标题出自弗吉尼亚·伍尔夫，有些评论人认为我对伍尔夫不够尊重。托丽尔·莫伊（Toril Moi）觉察到擅取和拒斥后面的隐匿动

④ 《她们自己的文学》，第319页。

* 肖瓦尔特使用了法文 *avant la lettre*（先于某词存在）和 *écriture féminine*（女性写作）表明自己不赞同由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开始的有关女性和语言的理论立场。她在《荒原中的女性主义批评》（“Feminist Criticism in the Wilderness”）中详尽表达了有关意思。参见伊莱恩·肖瓦尔特，《荒原中的女权主义批评》，韩敏中译，收入王逢振等编《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91年，第255—282页，尤见第266—270页。原作发表的时间和刊物见以下注10。——译者注

⑤ 《她们自己的文学》，第3页。